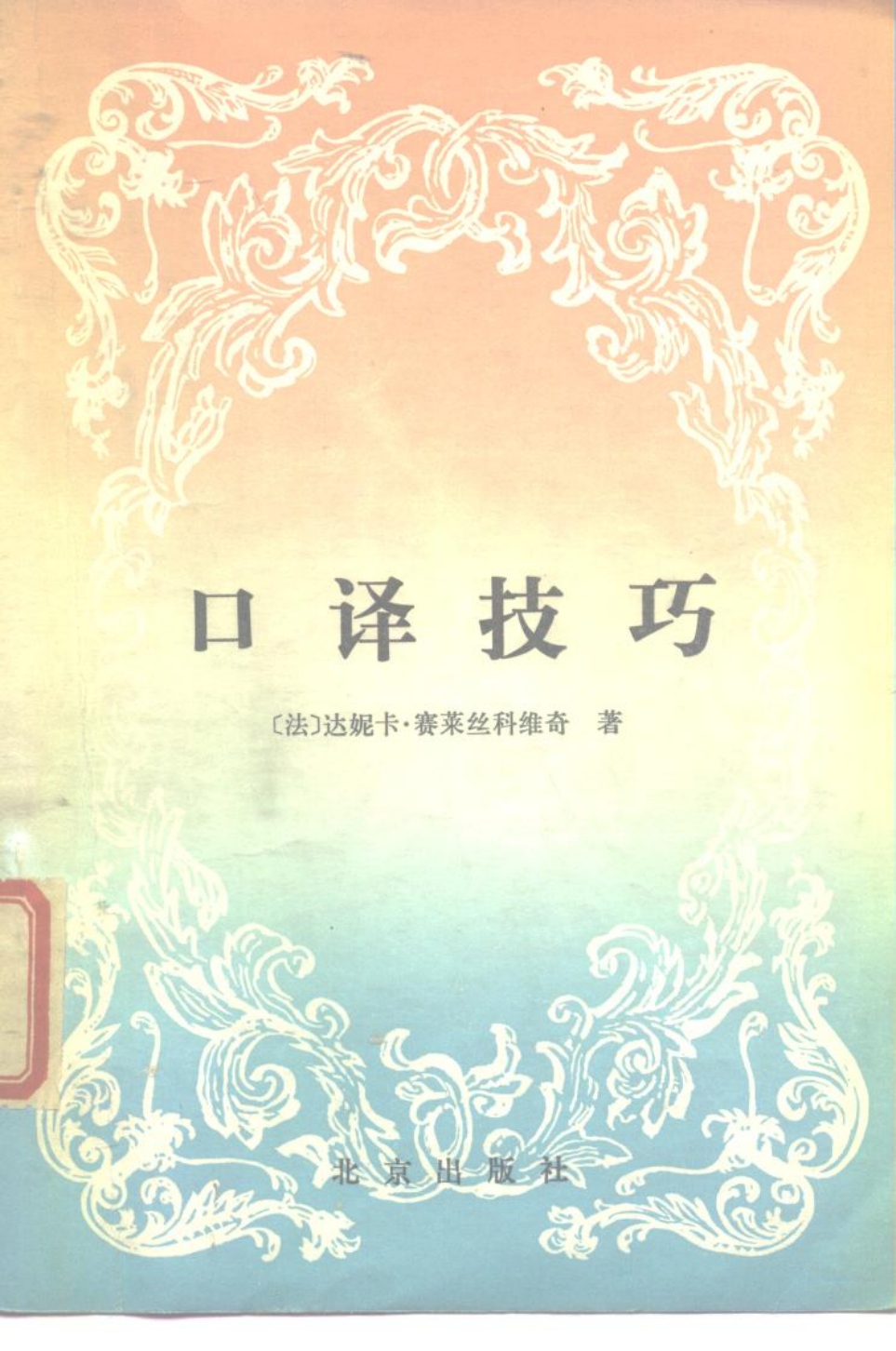


A large, ornate, whi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border frames the entire cover. The background is a gradient from orange at the top to green at the bottom. The title is centered in the upper half.

口译技巧

〔法〕达妮卡·赛莱丝科维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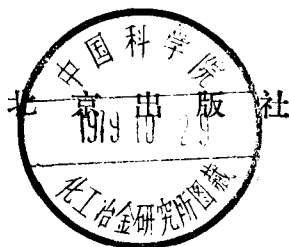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41.19
817

口 译 技 巧

[法]达妮卡·赛莱丝科维奇著

孙 慧 双 译



Danica Seleskovitch
L'interprète dans l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
Lettres Modernes
Paris, 1968

口 译 技 巧
[法]达妮卡·赛莱丝科维奇著
孙 慧 双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113,000字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书号: 9071·42 定价: 0.45元

说 明

本书作者——达妮卡·赛莱丝科维奇 (Danica SELES-KOVITCH) 是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翻译学校副校长，曾任戴高乐将军的英语翻译，并为国际口译工作者协会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nterprètes de Conférence) 创始人之一。该协会成立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八年出版本书时，会员已达七百多名，遍布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作者还担任过该协会的行政秘书。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翻译工作的经验总结。书中通过具体事例，从各个角度，论述了即席翻译和同声传译的有关问题和技巧。全书结构谨严，通俗易懂，可供翻译人员参考。

本书原名为《国际会议上的口译人员》(l'interprète dans les conférences internationales)，现根据内容改译作《口译技巧》。原书有昂德龙尼科夫写的引言一篇，书后并附参考书目等附录，中译本均略去。书前莫里斯·格拉维尔写的短文的题目是译者加的。

由于水平所限，译文或有不妥之处，殷切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孙 慧 双

一九七八年二月

34680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概论	4
第二章 理解问题	15
第一节 口语特点	15
一瞬即逝	19
理解的难点	25
第二节 讲话内容	29
演讲人	29
讲话的内在逻辑	33
了解谈话的目的	34
第三节 分析	36
即席翻译和同声传译	37
记忆力	39
自然理解	47
思考过程	51
几种分析的方法	56
第三章 知识问题	68
第一节 主题	68
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	68
文化水平	71

获取知识的方法.....	72
知识不足或过剩.....	75
知识——口译的工具之一.....	78
第二节 语言.....	82
专业语言的分类.....	83
所谓“会某种外国语”的含义.....	86
语言知识的含义.....	88
语言和文字.....	92
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	96
可译词的翻译法.....	101
专业术语.....	105
第四章 表达问题.....	112
第一节 把语言和思想分开.....	112
第二节 外国语对母语的干扰和影响.....	115
第三节 表达是一种艺术创造.....	122
第四节 交流和语言的纯洁性.....	127
第五节 对译员在场的态度.....	131
第六节 文体.....	135
第七节 口才.....	137
第五章 口译实践.....	139
第一节 译员应具备的条件.....	140
第二节 即席翻译.....	144
第三节 同声传译.....	146
第四节 口译工作的设备条件.....	149
第五节 书面讲稿的口译问题.....	154

第六节	用哪种语言作表达手段更好·····	158
第七节	劳动强度问题·····	163
第八节	译员的休息问题·····	166
第六章	结论·····	170

序 言

口译工作者在国际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常看画报、看电视新闻节目的人，见到经常位于两个国家元首之间的翻译，便会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要把翻译安排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两位“大人物”要进一步地相互了解、消除彼此之间的不信任，甚至进而结成同盟，这就须借助于翻译人员来扫除语言上的障碍。译员经常翻译重要的谈话，而这些谈话可能导致人类的和平或战争，幸福或毁灭，富裕或贫困，因此，许多年青人都梦想成为这样审慎而又有学识的翻译人员，为当今世界的大人物建立这种宝贵的联系作出贡献。

这就是学生们象潮水般地涌向翻译学校的原因。但他们能够成为口译工作者吗？口译人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口译这项工作不仅要求人们非常迅速地将一种语言转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要把一定水平的智力转变成另一同样水平的智力，把国际会议上的一个发言变成另一个同样水平的发言，把一个重要谈话变成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谈话。这就是说，要把人的活动或人的认识从一个范围转到另一个范围，从经济到政治，从纺织到洽谈皮革贸易。可能很少有人考虑，在这些活动中口译人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一般说来，也很少有人正确地看待口译人员需要具备的条件。我之所以这样判断，是根据人们经常向我们翻译学校秘书处和向我本人提出的大量问

题作出的。提出的大量问题表明，广大群众对口译这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有模糊不清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认识。

直到昨天，还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拿起话筒，一个天真的声音传入耳中：“你们学校教授葡萄牙语吗？”我回答说：“先生，你搞错了，我们是翻译学校，而不是外国语学校。我们学校教授的是翻译的技巧。学习翻译技巧的人，首先应该能够用自己的母语通顺准确地表达，还需要熟练地掌握两门外国语。此外，还要求这些见习翻译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要思想敏捷，不墨守成规，不生搬硬套，关心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另外，还要求口译人员的神经能够高度紧张，善于控制自己，能够在长时间内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头脑十分清醒，反应迅速而准确。”

打电话的人没有再说什么，我把电话挂上，又去陪同一位客人参观我们的学校。正象一个陪同人员应该作的那样，我向这位外行解释了应该怎样培养口译人员，领他看了隔成小房间的口译工作室和电化设备。同时也谈到了或许可称之为口译中的高级形式的即席翻译的问题。

我还特意向他指出：作为口译人员，当演讲人刚刚用英语讲完，就必须不借助于任何工具，立即用法语表达出来。而且不仅要保持原讲话人逻辑上的完整性，甚至语调、选词造句等都要与原讲话一样，才能明确表达原讲话人的语意。一个好的翻译，必须同时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他应能感染听众，在条件许可时应能说服听众。

这位客人从参观中受到了启示，并对我说：“先生，我有一个想法，你们学校好象应该教授速记。”

不！亲爱的客人，在我们学校，速记没有任何用处。口译人员不能用几条线把许多字串起来，也没有时间一砖一瓦地建造小巧玲珑的宫殿。口译技巧与笔译技巧完全不同。它要求迅速地把讲话人的意思表达出来，并且要生动活泼地表达出来。这就要靠他自己的才干。特别是在语言方面要真有功夫，在母语和有关的外国语方面都应有很高的造诣。

怎样才能完成这样艰巨的工作呢？这个问题不必由我来回答，因为达妮卡·赛莱丝科维奇已经完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多年从事这项艰巨的工作，技术熟练，成绩卓著。而且是国际口译工作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担任该组织的行政秘书。她还是位天生的教育家。她在本书中所作的分析不仅使学习口译的人感兴趣，而且也会使心理学家感兴趣。我们希望年青的同学在阅读这本内容丰富、结构严谨、通俗易懂的作品时，能够认真地思考一下，从中吸取必要的营养。当然，实际上不可能需要那么多的口译人员。但既然这项工作极为艰巨、光荣，又有重大的社会意义，那就应该在男女青年中更多地发掘这方面的人材。达妮卡·赛莱丝科维奇的这部著作使某些年青人丢掉了他们那些有害的幻想。但我深信，它将激励更多的青年人以坚韧的毅力，坚持不懈，刻苦学习，不断前进。

法国巴黎大学高等翻译学校校长

莫里斯·格拉维尔

第一章 概 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人类交往的各个方面几乎不存在什么障碍。由于飞机的出现，只要几个小时便可以把我们从世界上的一个大城市带到另一个大城市。我们无须再去计算里程，而只计算飞行小时便可以了。无线电和电视可以把一切消息都传到最边远的村落。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发展，一切新技术都在世界各个角落同时采用。世界各地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接近。

科学和技术已经扫除了几乎所有使人们分离的障碍。如果说还有什么障碍的话，那至少还存在一种。这就是语言的障碍。它继续存在着，而且几乎还未被人们拆除。人们在各个领域都不断接近的今天，这个障碍仍然是难于跨越的。一种天生的可诅咒的障碍，象圣经上的巴贝尔塔那样难以跨越的障碍。^①

各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之多，直至今日还仍然是翻译方面使用机器的巨大障碍。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其方法之多是惊人的，但翻译机器仍未试验成功。美国的国家研究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公布的一份

① 巴贝尔塔(Tour de Babel)，根据圣经描写，巴贝尔塔是个很高的塔，诺埃神的儿子们想要攀塔登天，上帝通过混乱的语言，打消了这些孩子们的狂妄努力。因此“巴贝尔”即成为“混乱”和“难以攀登”的象征。——译者

报告说：仅仅美国政府的这家官方机构，在翻译机器的研制方面，就用了十年的功夫，耗费了一千九百万美元，结果是原地踏步，毫无进展。该报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用人作翻译比用机器翻译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在速度和简练程度方面，人比机器快百分之二十一。在准确性方面，人比机器准确百分之十。此外，人比机器显然更便宜。无论这些数字的价值如何，它都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在机器翻译还很不完备的情况下，笔译和口译工作都还将存在许多年。这两项兄弟行业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遵循着同样的行动准则，需要学习或可以学习同样的理论。所以口译和笔译这两个不同的术语就常被混为一谈。然而这两种职业却完全不同。因此，在谈及本书主要内容之前，必须搞清口译与笔译到底有什么区别。笔译是从一篇文章到另一篇文章，口译则是从一篇讲话到另一篇讲话。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在笔译中需要研究、分析和用另一种语言加以表达的思想内容，是通过一种固定的明确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一篇文章不论好坏，都有它固定的形式，不会随时间的长短而变化。至于译文，也是以固定的文章形式来表现。它象原文一样与读者发生关系，而读者是谁，笔译者并不知道。口译人员则与此相反，在国际会议上，译员要面对听众译出别人讲的话。讲话中瞬息即逝的单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重要的是这些词汇的内容含义。口译人员参加各方面的谈话，其速度要比笔译快三十倍。译者的话直接传给听众，而且将在听众中引起反映。

口译工作与笔译工作一样，有很悠久的历史。自从人类

出现以来，自从有语言现象以来，人们就通过中间人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达到交际之目的。因此可以说，口译是自古就有的。然而在最近，由于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各国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和大量国际组织的成立，人们对零星的外国语知识和仓猝的翻译便愈加感到不足，感到有碍于达到交流之目的，更迫切希望能够提高翻译水平。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口译工作才很快发展起来，成为由某些专门家从事的一种职业。

口译工作主要有两种：即席翻译^①和同声传译。即席翻译是在别人讲完话之后立即进行翻译。这将在几秒钟之内(译几十个字)或是在几分钟之内(译几百个字至几千个字)完成的。

在国际会议上安排即席翻译，在过去已成为一种惯例。即席翻译曾有过它的黄金时代。老一辈的口译工作者，如安德列·卡明克，让·艾赫贝尔等，在当时都享有盛名。但近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即席翻译已相对用得少了。国际口译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国际译协”)^②的统计表明，目前即席翻译仅占全部口译的百分之二十，主要是在两种工作语言的国际会议中使用。

同声传译是在与原讲话人发言的同时，把讲话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译员最多比讲话人慢几秒钟。这是一种连续不

① “即席翻译”(l'interprétation consécutive)，也有人译作“连续翻译”。——译者

② 国际口译工作者协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nterprètes de Conférence)会址在法国巴黎。

断地在话筒里讲话的翻译方法。讲话人的声音一传到译员耳中，他便用另一种语言对着话筒讲话。话筒把他的声音传到使用这种语言的听众的耳中。同声传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最初是在美国的纽伦堡国际法庭上，以后在联合国大会的辩论中，在美国电视台的外文节目转译成英文的过程中，都使用同声传译。许多口译人员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获得很高的声望。把苏联代表的讲话译成英文的几位译员，当时都成了美国新闻影片的明星。从此许多欧洲或世界性的组织都开始采用同声传译。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万国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织等许多国际组织都把译员关在他们各自的小房间里，对着话筒、戴着耳机工作。大量的私人会议和会谈也都求助于翻译。幸而有了同声传译，国际会议上所使用的语言种数才有所增加。目前，在国际会议上同时使用四种、五种、甚至六种工作语言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了。

正是在一九五三年，最早的一批国际会议上的口译工作者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职业性的组织（即“国际译协”）。会址设在巴黎。现已包括来自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七百多名口译人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翻译学校相继成立。尽管这些学校的程度和水平极不相同，但却符合广大青年迫切要求学习翻译的强烈愿望。

不幸的是与翻译工作的要求相比，这些学校在教学方面和口译训练方面都还存在不少缺点。当然，这并不是为怪，因为人们常常对口译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对口译工作

一无所知。有一种倾向认为，口译仅仅是语言方面的问题，仅仅是一种口头的表达方式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口译人员就好像是把原来红色的东西，用蓝色或绿色予以复制出来一样（其中每一种颜色用来比喻一种语言）。

这样，口译就似乎成了用电码来翻译一封电报，或把一封电报译成众所周知的语言。用德文或俄文发出的电报，用英文或法文把这种“电码”译出。或用更简单的话来说，一切都好象是用摩尔斯^①所发明的字母或符号记录下来的一样。持上述见解的人认为，在一系列变化过程中，只有外部的变化，形式上的变化，但电报的内容并没有变。同时还认为口译人员仅仅是促使这种外部变化的工具。他掌握着这个外形变化的过程，但并不一定要了解电报的内容，只要很好地了解两种不同的电码，并准确掌握其相互对应关系就够了。这样，译员仅是促成外形变化的工具，不同的语言便成了不同的电码符号。每当演讲人讲出一个词的时候，译者便根据他长期实践的经验，找到他要译成的语言中相对应的词。

那么在联合国大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欧洲和其它地区大大小小私人集会或小型会议上，口译人员究竟是怎样工作的呢？是否象我们上面谈到的那样进行工作呢？我们将会看到，回答是否定的。甚至仅仅根据语言本身的特点，口译人员因记忆力所限，也不可能作到上面提到的那样，立即找到相对应的词。因此口译只能是另外一种过程。

在分析口译过程以前，我们先不谈从一种电码译成另一

^① 摩尔斯·塞缪尔（Morse Samuel, 1791—1872）美国画家和物理学家，是电码和字母体系的发明者。——译者

种电码这个问题，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准确地谈谈口译这项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先设想这样一个大会或谈话场面。与会者都讲同一种语言，但被隔音玻璃隔开。他们彼此能看见，却听不见。（这和与会者彼此能看见，但因讲不同的语言而彼此听不懂的情况是极为相似的。）他们彼此通过中间人（即翻译）进行交谈。中间人负责把一方的谈话传给另一方。我们可以想象到谈话的情景。交谈的双方如果不通过中间人，则只能看见，而不能听见。所以必须通过中间人，以克服听力方面的障碍。然而，交谈者双方都必须注意谈话的间歇和停顿，以便中间人能够复述出各方谈话的内容。我们假设讲话的人每一分钟能讲一百五十个字，三分钟就能讲四百五十个字。显然，中间人听过一遍以后，是无法逐字地全都复述出来。但能否作到双方实际上要求作到的那样，即把双方对话的意思复述出来呢？那么试问一下：假设我们刚刚看过一本几万字的小说，难道还不能讲出它的大意来吗？既然能复述出几万字的小说，那么复述四百至五百字所表达的内容还会成什么问题吗？当然不会。就是说，对他所听到的内容，必须听懂，否则便复述不出来，或复述得很不全面，很不完整，甚至有错误。能否理解和交谈者双方所使用的语言有关，也和他们交谈的内容有关。

在这方面即席翻译与同声传译差不多。就是说，只要明白交谈双方所使用的语言，了解谈话的主题，并通过仔细分析，理解了他们所涉及的内容，便可以复述出讲话的全部内容。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是理解了内容，复述出来的

和原讲话人所讲的可以同样完整。

同声传译的过程可以比作足球赛时的无线电转播。播音员作为体育记者，通过无线电广播，把他眼前看到的足球比赛进行的情况转播给他的听众。他通过迅速的分析、肯定的语调和听众所熟悉的语言，把他所看到的足球比赛实况介绍给听众。与摩尔斯的办法相反，由一种表达方式（球员在球场上的动作）转换成另一种表达方式（体育记者的描述和评论）并不会感到多大困难。所以体育记者在现场实况转播，不是把一种电码转译成另一种电码，而是分析和解释现场的情况和过程。同声传译的情况也是这样，口译人员运用与实况转播相同的方法，分析他面前以语言形式（而不是以足球赛的形式）出现的问题。他不应停留在语言的形式上，更不应长时间地停留在与其相对应的词语的选择上，而是要迅速地分析和充分地表达出他所听到的内容，从而转述出讲话人所表达的完整的思想。当然，口译人员在完整表达原讲话人的思想时，所采用的方式必须符合原讲话人的风格。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现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未经过专门训练的口译人员，能否译出技术性很强的具有完整思想内容的讲话呢？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不具备有关方面的专业知识，便不可能理解它。有些人常常这样想：口译人员必须是所译专业方面的专家，或者仅仅满足于把他所听到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一个词一个词地重复一遍。问题是这两种想法都同样是不可能的。我们将要在本书中介绍口译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来理解文章的内容所必须掌握的方法。